

当儿童文学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评左眩《我的世界》

■海 飞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创作方向,要以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为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所谓“记录新时代”,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究竟应如何捕捉、如何书写,实力青年作家左眩给出了一个当下的最佳答案——《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是儿童文学的新世界

外卖,是互联网下在中国勃兴的业态之一,这一行业是具备中国属性的“时代产物”。左眩的这部《我的世界》于宏大题材的潮流之中独具创新性地发现了这一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小切口视角,选择书写外卖员子女的故事就是精准捕捉到了时代脉动所带来的创作灵感。

《我的世界》实际上书写的是新世界——儿童文学的新世界。这部作品是目前少儿主题出版现实主义题材写作中最为新鲜的一本,甚至可以说将更为广义的中国少儿主题出版带上了一个新的文学高度。左眩用亲身体验的方式扎根这一群体,真正沉淀下去,关注社会、体悟生活,获得了扎实动人的创作素材,并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部有温度、有深度,更有力度的儿童文学作品。她更以文学之姿将儿童的成长和当今中国新时代的变化并置,孩子们之间的欢笑嬉闹令人愉悦、家人之间的彼此

关怀令人温暖、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流露更让人动容,洋溢在文学作品中的闪光人性能够让少年儿童感受到中国不断提升的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我的世界”,是中国故事的新世界

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主题更鲜明、类型更多元、题材更丰富、艺术更精湛,呈现出气象万千的良好面貌,而左眩的这部《我的世界》就以大胆突破的主题尝试、明亮昂扬的文学基调、轻快奔放的行文节奏从众多的优质儿童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

作品观照现实,立足“中国式生活”,聚焦都市少年成长。书中并没有艰辛酸涩的苦难渲染,没有离奇曲折的夸张情节,仅仅是通过外卖员子女随他们的父母汇入城市生活的洪流来感受人情冷暖这样一条主脉络,令人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实与亲切。无论是因为缺少陪伴的愧疚选择带上孩子一起送外卖、混杂着愤懑与关爱地砸在手里的十六份炒米粉,还是因为雨天送螃蟹而被浸湿的参赛画作……这些真实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情感于左眩的笔下如鼓点般敲击着读者的心灵。而伴随书中三个孩子的成长之路,书中每个人物所展现的自信自强、包容善良、拼搏进取的时代精神亦于故事之中熠熠生辉。

“我的世界”,是时代成长的新世界

每个人的写作都有特别的专属印记,在我看来,身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首任80后获奖作家的左眩创作的标签:

第一个非“小人物”莫属。从早期的童话《住在房梁上的必心》,到长篇小說《纸飞机》,到主题图画书《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再到这部现实题材作品《我的世界》,她笔下多为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特定情态下的小人物,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但也正是选择了这样的创作对象,让她的作品读来总是无比真实,令人备感亲切。她娴熟地运用“以小见大”的写法,来还原不同时代人们的真实遭遇、真实想法与真实情感,让读者能够从这些人的身上汲取生活力量,更易达成情感上的共鸣。

第二个是儿童性,左眩擅长站在儿童的立场和视角来书写故事。以《我的世界》来看,小主人公张原与外卖员父母在北京共度暑假,书中那些以张原父母为代表的外卖员的故事皆因他的视线追随与描摹而成型,而穿插其间的另外两个孩子和张原的种种互动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彼此的成长,那是广阔而创意无限、美好且意趣盎然的童年生活原貌。儿童文学所承载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孩子认识世界、认识他人和认识自我,因此,好的儿童文学一定要与时俱进,要有文学信念,要有国际视野。只有和时代同频共振,方能无愧于这个时代,我想,左眩的《我的世界》迈出了很坚实的一步。

内容简介

男孩张原来到北京,与外卖员父母共度他的10岁夏天。他用孩子的眼睛打量着穿行在城市中的外卖骑手,并试着去追随他们在城市里的独特轨迹,描摹他们的专属印记。无论是同为骑手子女的女孩小草,还是偶然结识的男孩北北,都成为张原这个夏天里难以忘怀的伙伴。



《我的世界》
左眩著
新蕾出版社2024年3月版
32.00元
ISBN: 9787530777473

Q: 当了一段时间骑手,您有哪些发现?

左眩:“骑手”是一个新兴职业,每一个骑手在我面前都是力量十足、闪闪发光的。他们是聪明的,知道什么时候订单量大,什么时候单价高;他们计算能力强,知道如何排布手里的大量订单;他们能吃苦,风里来雨里去,不说苦不说难;他们是热心的,对于同伴的困难会耐心倾听、热心帮忙;他们是乐观的,充满活力,从骨子里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还是得意的,那些跑单荣誉让他们无比骄傲。其实,在我看来,骑手和作家的工作场景很相似。第一,都很消耗体力;第二,都是独来独往,骑手是一个人在路上奔驰,作家是一个人在文字里奔驰;第三,骑手是取餐给顾客,作家是把 he 看到的世界写给读者,都在“搬运”。两者从本质上来说,没什么区别。

Q: 《我的世界》对您的创作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左眩:作为在新时代中成长、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我非常渴望能像前辈们那样以赤诚之心倾尽全力创作不可替代、能为当下和未来的童年提供乐趣、唤起共情、激荡人心、生发勇气的新作品。《我的世界》于我而言,是创作上往前走得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从写作视野上看,是从我的个人小世界走向时代大天地的一步;从写作风格上看,是从温和柔软走向铿锵有声的一步;更重要的是从写作心态上看,我把它视为自己从若有似无的业余写作,逐渐走向专注投入的专业写作的一步。

Q: 您在这部作品中实现的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左眩:成为母亲之后,我更了解孩子,也更希望我的文字中多一份带有突破性的力量感。如果说以往的童话写作,我的工作往往是构筑一个想象的世界,那这一次《我的世界》则增添了一份呼应新时代召唤的、源于现实生活的动人力量。

现实书写的力量

■陈 香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现实主义的要义,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过,现实题材文学作品的审美追求,恐怕并非仅是对现实的复刻,而是从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出发,普遍关心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表现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直面人生要义与人生价值;通过对文学真实性和现实感的出色把握,细细描摹一幅真切可感的现实主义图景下的烟火人间。左眩的最新长篇儿童小说《我的世界》,正是一部富有现实主义质感、时代气息,关于城市边缘少年儿童成长的现实题材文学佳构。

一个暑假,男孩张原来到北京,与骑手父母共度他10岁的夏天,用他的眼光打量这座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与这个夏天炽热的风一起吹向男孩的,还有生活的真实、城市劳动者的奋斗,和男孩内心的成长。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在平台上注册,当了两个月的外卖骑手。作品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直面现实,关注时代,贴近读者,把视角推向城市新型劳动者人群,推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该书更多关注的是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真实,是个体生命的体验真实,是未经升华的经验真实。作品

强调生活的贴近,却在原汁原味的生活呈现间,不经意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兴劳动者如何融入主流生活的重要时代主题。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必定要以共同的切实的社会历史体验与关切为内核。

要建构起符合生活真实的作品,需要作家对微观细节精雕细琢的能力。要求作品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说服力,需要让读者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故事的扎实绵密,建立在细节的真切可感。读者可从《我的世界》这部作品中,真切、深入了解外卖员这个生活群体的真实,北京四环外的城中村的生活真实。

同时,作家也遵循了儿童文学的写作伦理。很多社会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家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但又让这些触碰消弭在童年的成长与欢乐中。故事的小主人公张原其实是一个留守儿童,他只能与在大城市中作为外卖骑手的父母共度一个短暂的夏天。城市劳动者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主流生活,我们还有路需要走。

作家会根据自己的审美个性和价值追求,在“生活”和“精神”之间建立起符合自己情感逻辑的“图式”,建立起自己理想的文学世界,从而在“人间烟火色”的表层基础上建构起作品的“精神世界”。左眩的艺术世界是温暖的、善意的,这部极度真实的现实题材作品体现了极大的向善性——对人性的温暖守护,对生活的善念和良知。生活是艰辛的,但又是充满希望的,比如草爸对新骑手石头说的话,“干得好的,老家房子都买两套了”;再比如对人性温暖守护,张原和他爸爸对一位独居老人刘爷爷的照顾,对偷餐的新骑手石头,小心地不揭他

的伤疤;再比如对生活的善念,城市男孩北北的奶奶对“骑手”是有一些歧视的,但新一代,北北和张原,则完全没有了这种陋习,他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在这一曲人生命运的交响乐中,作家是坚忍而温和的守护者,也让这部作品充盈着细腻感人的生命意志与精神力量。

现实与文本之间的超短审美距离,是很容易影响作品的艺术表达和审美表达的。要超越日常化的书写,需要作家的文学功底和叙事艺术。

叙事结构是作家创作风格、审美立场与文本叙事技巧的深度融合,是以艺术的方式重建生活现象之间的联系。经验性的材料之间,其实并不一定具有逻辑的联系——表面上息息相关,但本质上并不互为因果,硬要堆砌、混杂,将化解故事的逻辑力量,使作品变得含混不清,缺乏吸引读者深入其中的力量。而优秀的作品,比如《我的世界》,则会将一桩桩日常生活图景,变成颇富内涵、活力和意味的细节。它们散布于作品中,互为因果,互为逻辑,展示出如生活本身所昭示的,多姿多彩、曲曲折折、琐碎碎碎的生命形态;展现人生的奇妙交织和杂沓的生活交响混合的多味之美感。同时,作为呈现人类心灵现实的小说,作品在日常化书写之余,还展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内心世界的裂变、抗争和困惑,也建设了一个意义世界。

语言是作品最根本的建筑材料,作品中一切的情感、阐释和判断,均需通过这最为基本和原初的要素形态,诉诸人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我的世界》的语言风格独特鲜明,既温情又冷峻,是一种带克制的高级写作。

作家专访

完成小说《我的世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眩都经常想起自己去跑单的第一天。

注册完外卖骑手,接受过简单而琐细的线上培训及测试之后,跑单第一天,在路上跑了两个多小时,左眩看了眼收入——28.3元。电动车快没电了,只能收工。车路过一家以桃酥著称的点心店门口,她想,正好买盒点心回家。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走进店门,走到桃酥面前,她看到价签:28.3元。在货架前,她站了好几分钟。最后,她没买,空手走出店门。

回到家,左眩对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丈夫孙鱼说:“我本来想带一盒那个桃酥回来,但是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孙鱼觉得这天的左眩有点不一样。这家的桃酥,她以前买过不止一次,可偏偏这一次,她觉得贵了。

一、身份

在2017年《纸飞机》出版并荣获众多国家级奖项后的六年时间里,左眩曾无数次尝试写作新长篇。对此,她的电脑再清楚不过——那些故事通常开了个头,但写了一段时间后,总是无以为继,无疾而终,成为她写作生涯里无法言说的泡沫。类似的文档越来越多,数量可观。

写作时,左眩身上“儿童文学编辑”的属性隐隐发烫。这个身份同样“根深蒂固”——2009年,博士毕业后,她进入出版社当编辑,这个职业一千就是15年。

作为编辑,左眩时常去库房。库房大而开阔,书摞得几乎触到棚顶。置身书海,她有一瞬间的恍惚,没来由地想:“这世上的书这么多,我有必要再写一本吗?”

2020年2月,左眩写出一首纪实长诗《我想知道你的名字》,由新蕾出版社邀请插画家苏童作画,于同年5月推出了同名绘本。出版过程中,编辑把外卖员的插画放到了封面最醒目的地方。

后来,左眩接触到一些关于外卖骑手的公益项目,有女骑手对她说:“我不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我就是想闯一下。”这句话像条活鱼,蹦进左眩心里,不停扑腾。

“骑手宝贝之家”中,有供6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早教教具。更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在这里读书,写作业,享用牛奶+面包的简单晚餐。这里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

有孩子之后,左眩心里总是时不时地想起这群很少被看见的孩子。在繁重的二胎孕育儿生活的间隙中,她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书写的欲望。

她确信,这正是她在寻找的,不得不写的故事。

二、上路

走出书房和家门,左眩上路了。

真正跑在街上,被太阳晒热的风扑面而来。“真的,我发现满大街都是我的亲人。”一开始,左眩不会抢单,找不到路,她向骑手求助,没有一个骑手拒绝过她。

午高峰,订单量暴增,两个小时如泥牛入海,眨眼而过。下午快三点时,她从地下美食城里买来16元一份的骑手餐——辣椒炒肉饭,就在美食城外的街道背面,靠在车边吃,身旁是同样姿态的外卖骑手。一开始没人说话,大家都闷头开吃。左眩有种错觉:饭不是吃进去的,而是倒进去的。

一次次跑单,左眩试着和偶遇的骑手聊天。她从来没听过的故事潮涌而来:有人吹嘘自己如何在跑单中赢得“限量版”头盔,有人说起遇到的“奇怪订单”,有宠物蛇、蝴蝶的蛹、待化验的尿尿样本等。有骑手自豪地告诉左眩,自己靠送外卖在北京供女儿上学。妻子在食堂上班,挣得不多,但好在有社保,孩子能上小学。当左眩问到这个在北京长大的女孩有什么理想,女孩很坚定地说:“我想当导演。”

那一刻,左眩感到那孩子身上的一种光亮,很耀眼的那种。

零零碎碎送了近两个月的外卖,为了避免浪费平台资源,她没有继续跑单,转而去了城中村。三四层高的楼房挤挤挨挨,几乎每栋楼的门脸都挂着“房东直租”的招牌。一栋四层的改建楼里,有24个小套间,房间大同小异,一眼就可以望到头。

其中一间套间,成为后来《我的世界》主角一家的住所。左眩笔下,这个来北京和骑手父母过暑假的小男孩张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左眩说,《我的世界》于她而言,也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书房外面,热气腾腾的新世界。她等待走出这一步已经很久,而这一次,她真的走出去了。

三、奔跑

《我的世界》里,左眩多次写到张原的奔跑,他在小区里跑,在公园里跑。左眩说,她认为速度感对于一个孩子的童年来说是必要的。书里的北北美慕张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总是坐着,被要求坐着,在课外班坐着,在轿车里坐着,在家里的书桌前坐着。

就像伊恩·麦克尤恩在《梦想家彼得》里写过的一个细节:彼得在海滩上疯跑,他突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入,和一群大人坐着聊天,就那样,没完没了地坐着。左眩觉得,这其实与童年的特质是相反的。

书的最后,左眩强调“当下”——当家长为孩子谋划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失去当下。“一个‘当下’都没有的孩子,怎么会有美好的未来呢?”对此,她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看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世界》即代表了左眩的这份“关注当下”的态度。这里有以张原、小草、北北为代表的当下的童年世界,充满希望,被不掺杂质的浓浓的爱所包裹;这里有像外卖骑手这样的平凡劳动者的当下的现实世界,渴望改变,努力奔跑;这里也有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的梦想世界,闪闪发光,奋斗不止。

走出书房,左眩写下《我的世界》

江玉婷

